

◇ 眼观六路

铁门关前

张扬

到达铁门关已是瑟瑟冷风扑面的深夜。因为时差,早上八点多窗外尚黑黢黢的,起床吃早饭时已接近上午十点。

铁门关市地处塔里木盆地东部,作为一个新兴城市,这里修路、建厂、盖房,货车密集,所经之处尘土飞扬。站在楼上向北望去,目力所及的天然屏障,为天山一脉,光秃秃的库鲁克塔格山。走近山前,就见山体刀砍斧削一般,透着无以复加的冷硬。戈壁滩上,沙石粗粝,骆驼刺一簇一簇。落日时分,确有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”之美。

往铁门关景区,越近越体会到雄浑苍凉之气,如置身武侠小说所描摹的荒漠情境。《晋书》与《水经注》均记载有铁门关,称谓虽不同,但都带了“铁”字。冷兵器时代,战马嘶鸣,刀光剑影中鲜血如虹,铁是冷铁,血是热血,杀到昏天黑地时,热血热铁复归冷血冷铁。铁门关景区入口峥嵘险峻,这里自晋代始设关口,丝绸之路北道由此处霍拉山麓开凿,并随着孔雀河打通一条长达30公里的峡谷通道,居功至伟之人正是西汉张骞,他奉命出使西域“凿空”于此。此后班超追击匈奴,饮马于孔雀河,开拓汉朝疆域,其孙班勇同样在此屯兵震慑一方。唐代边塞诗人岑参登铁门关,有感而发:“铁关天西涯,极目少行客。关旁一小吏,终日对石壁。桥跨千仞危,路盘两崖窄。试登西楼望,一望头欲白。”在另一首诗里,他写道:“银山峡口风似箭,铁门关西月如练。”关山冷月,在古人,也在今人的心里激起涟漪般的喟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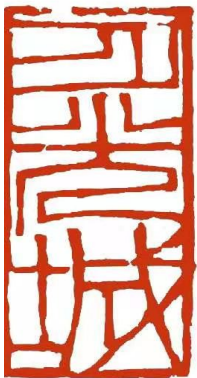
回程路上再次驻足,车停在地势相对平缓的一处河湾。或藏或显的孔雀河流淌至此,大方地展现它的出尘脱俗。孔雀河源于博斯腾湖,其末端正是罗布泊。此段河水纯净如玉液,缓缓流动。河两岸芦苇密密匝匝,在斜阳照射下,与河水、山路乃至近旁的矮山呈现出一种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的静美。

途经库尔勒市,远远见到一尊高大石雕,为彭加木塑像。近旁的杜鹃河里浮着一群天鹅。回到住处时冷月悬空,空气清冽而干冷。

次日,往塔克拉玛干沙漠进发。美得不可方物的塔里木河,曲曲伴行,视野里芦苇、红柳、胡杨频频闪现。路上有停顿,去看一株千年胡杨,这古木一株分两树,形同连理。周围生长着众多粗细不一的胡杨,好似这株古树的徒子徒孙围拢在身边护持。

往南,穿越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。平沙莽莽,随风乱走,塔克拉玛干沙漠果然夺人心魄,如无车队相随,定会生出孤寂与恐惧。过河,渐至罗布湖。地上团团,树上片片,满是鹅黄色、金黄色、橘黄色,满眼的绚烂与浓烈。地生一物,必赋其形其能。胡杨极尽渲染季节之气、生命之美,似乎唯有

这样的释放,才能更好地证明与宣示沙尘之地并非绝望之境。沙漠中的湖水,如硕大无朋的碧玉,鸥鸟在湖面上空飞翔、回旋、滑落,在属于自己的领地尽情嬉戏。湖的彼岸是纹理如画的沙丘,无穷无尽地延展在天地间,无论视觉还是心理都予人难以消弭的震撼。



小时候,大伙都穷,赊账很平常。家里拿不出钱,奶奶吩咐我:“去老五叔店里拿三样东西:一瓶酱油,一包盐,一包火柴。”

去了店里,老五叔问,“你再说说是哪三样?”我说:“一瓶酱油,一包盐,一包火柴。”老五叔点点头,摸摸我的头,将火柴塞在我口袋里,将盐放在我左手,酱油让我右手拿着,教我把酱油瓶底立在盐上,抱在怀里。因为这样,就算跌倒,酱油瓶也许不至于打破。

“看着路,不要跑。”经常听见老五叔在我身后叮嘱。

老五叔喜欢说典故,他常说,齐白石卖画有“三不”:不赊账,不还价,不以物易画。他话里的意思是说给村里人听的,但没什么人把他的话当真,照赊不误。我十四五岁那年,爷爷去老五店里还赊账欠的钱,两个老头为一瓶竹叶青酒争得面红耳赤。爷爷说我家没有赊过竹叶青酒。老五叔指着学生练习簿说是阳历6月3日,你孙子来赊的。爷爷回来把我拉到店里去对证,我红着脸摇摇

◇ 流年碎影

赊 账

谢光明

头,矢口否认,于是爷爷拒不付账。其实,那天是我在老五叔那里赊了一瓶竹叶青酒,和几个男同学躲在树林里“打平伙”喝掉的。

老五叔无依无靠无负担,是个光棍。他会算账会写对联,会唱徽剧会拉二胡。二胡是他自己用罗汉竹和乌梢蛇皮制作的。乡里供销社撤掉后,老五叔在村里开了唯一一家“小卖部”,隔三差五去四五十里外的县城批发日用品,然后从乡里挑回来,翻山越岭走十几里山路。店里的日用品价格跟县城相差无几,他就赚个批发价,老五的“小卖部”确实方便了大家。

三十岁那年,我已在外地打工好几年,有一次回老家,晚上,老五叔来看我。等人都走

了,他突然开口问我借一千块钱。这让我感到有些意外,在我印象里,他是不缺钱的。老五叔解释说,钱是有,就是赊账的太多,都是乡里乡亲的,不好开口要,这不,资金实在周转不过来。我看着老五叔突然斑白的稀疏头发,觉得他的日子过得比我想象的要难得多。

前几年再回老家,老五叔已不在人世。他那个家兼小卖部,拆了,空荡荡的,地基成了别人的菜园地,竹竿架子上开着瓢瓜花,挂着小瓢瓜。据说村里还有些人欠着他的债,已无处可还。我始终忘不掉那瓶竹叶青酒,那是我第一次喝酒,苦涩而辛辣,同时又带给人超脱尘世的惬意与快感。当然,此事也提醒我,无论欠什么,都应该要记得还。



供销社 资料图片

◇ 边走边思

牵 挂

严锋

人生在世,说赤条条来去无牵挂,那是自我安慰。牵挂如影随形,无处不在。

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”是母对子的牵挂;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,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是仁人志士的牵挂;一曲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“最后的吼声”是对家国的牵挂;抗疫战斗中,白衣天使向险而行、不负使命,是对同胞安危的牵挂。

牵挂不像爱情那样摇曳生姿、夺目多彩,它薄如蝉翼,却韧如蚕丝,它不流于形式,而是深藏于内心。牵挂是忧伤,是心疼,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担心。牵挂不是负担,而是心有所系,情有所托。有所牵挂的人,一定是个情感内敛而又丰富的人。他柔情似水,却又波澜不惊。

我认识安庆的一位有名的儿科医生,他几十年如一日,常常忙到下午两点以后才能吃到中饭。都是慕名而来的家长,无论严寒酷暑,无论清晨或深夜,他们随时会找上门来。他的家常成了诊室,夫妻俩总是笑脸相迎、热情周到,从无怨言,更不收任何钱物。有时候他忙到凌晨,只能眯一下,又要去上班,但下班后,还要打电话逐个询问患儿的病情……这份牵挂,何尝不是医者仁心的诠释!这份牵挂,又是多么深沉的爱!

◇ 民间传说

升谷文钱

黄骏骑

出三祖寺大雄宝殿侧门,可以看到一幅“山谷”的碑刻,这是明代嘉靖年间安庆知府胡纘宗的题刻。碑刻旁边的一块大青石上,有个约一尺长、五寸宽的长方形的石洞,边上刻有“升谷文钱”四个字。

民间传说,唐武宗灭佛那年,整整下了一冬的大雪。有一天傍晚,三祖寺的一个小沙弥外出化缘,空手而归,饿倒在漫天雪地里。不知过了多时,他醒来了,发现身边的那一块积雪怎么融化了,附近还有一个小石洞,装满了稻谷,上面放着一文铜钱,看上去还闪闪发亮呢。

他惊喜不已,以为是饿花了眼,出现了幻影。再仔细看看,确实是真的。他小心翼翼地拿起钱,取出大部分稻谷,留下一大捧在石洞里,盼望还能引来满洞的稻谷。回到寺里,他连忙将稻谷

加工后食用,正好是一升,可作他一天的食粮。他又用铜钱买了三支香,供奉在三祖的立化塔前。

神奇的是,他每天取完稻谷,第二天又会有新的稻谷,天天如此。寺庙里的当家师便把这石洞命名为“升谷文钱”。小沙弥靠着这“升谷文钱”度过了寒冬。

春暖花开,小沙弥被石洞里的白米滋养得又白又胖,渐渐忘记了那个大雪纷飞的傍晚。他嫌石洞太小,便悄悄地将它凿大,以为能得到更多的稻谷和钱。第二天一早,他兴冲冲地到这里一看,石洞仍是原来那么大,只是里面空空如也,再也没有稻谷和钱了。于是,人们就把这个小沙弥的行为说成是“人的心口凶不满”。

如今,到天柱山旅游的人,都不免要到“升谷文钱”那里逗留、感慨一番:做人,还是应该知足常乐,方得始终啊!